

他是 强势的律师，高冷果决；  
而她 是隐退的画家，

四年前一见钟情，再重逢，她却前事尽忘。

帮她收集证据，周旋公司劲敌，良苦用心却  
换来她一句“后会无期”。

杨兴

著

# 暮迟迟

# 归

新晋  
作者杨兴  
打造全新  
“你撩我跑”  
系列

后来，爱过一个人，那人离去却迟迟不归  
七岁那年，抓住一只蝉，就以为能抓住夏天



# 暮色迟迟

M

杨兴  
著

# 归

G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色迟迟归 / 杨兴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99-9858-9

I . ①暮… II . ①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7088 号

---

书名	暮色迟迟归
作者	杨 兴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
文字编辑	黄欢 彭思琪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858-9
定 价	28.0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

S

## 目 录

C C

G

CONTENTS

001	序
003	第一章 故事的开始我对你依旧心动
018	第二章 娘娘醉酒
035	第三章 爱情不论对错
052	第四章 男女通吃
072	第五章 春心萌动
089	第六章 只为吻我而低头
106	第七章 这是我儿子
123	第八章 一个亿，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146	第九章 喜欢一个人是很美好的事情

M

S

目 录

CCC

CONTENTS

G

163	第十章	别拒绝，就一次
176	第十一章	暖暖，我们离婚吧
191	第十二章	不说实话是见不到人的
208	第十三章	有一个小孩掉海里去了
227	第十四章	嫁给我吧
243	第十五章	先离婚，后领证
260	第十六章	母子相见
282	第十七章	婚礼进行时
302	第十八章	从此无名指上不再无名
312	后记	

M  
S  
CC  
序  
G

一个懒到懒得和人比懒的作者，懒到连自己的专栏和后记都需要编辑狂轰乱炸外加含泪抱腿才能逼出来，认为除了写故事以外的话全都是废话的我，如今起早爬半夜地为别人写废话。

我想，杨兴应该是特别的。

刚认识那会儿，我们都和现在很不一样。他是个懒孩子，我是个勤快的大人，虽然现在完全相反。

他问我，怎么写小说呀？我说我也不不会，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探讨研究。

杨兴是我众多作者朋友里面少有的聪明人，在别人还在按着自己意愿一意孤行地去写文时，他已经学会如何让自己写的东西好看而又自我。

在我印象里，几乎没有听过他说类似“我偏这么写，是他们不懂欣赏，别人那种我不会”的话，他总是很虚心地学习和调整自己的状态，或许就是因为他没有随心所欲地对待他的故事，他努力去写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故事，所以他现在被众多人喜欢着。

现在，他俨然学会如何写出既能让别人喜欢又随心所欲的故事，这其中的调节，是很难的，而我好多其他朋友，还在执拗地写着一文不值的东西。

我看书矫情，大部分书拿来给我看，我的评价都是，写的还行，但是我不想看下去，暮色的稿子，我从头看到尾，刚刚好的笔下人物，是我喜欢的那种。

塑造丰满，又不会用力过猛，不做作也不矫情的，整篇故事流畅而张弛有度，我是很愿意买来一本放在床头和厕所，不仅仅是为了捧朋友个场那么俗气，而是为了读。

认识这个暖暖，和杨兴有关，喜欢这个暖暖，和朋友无关。

我很希望身边的女孩子都是暖暖这种微萌微暖微可爱的，会让我感觉生活都跟着柔软起来。

那天我问杨兴，序咋写，都写啥？他说：就夸夸我的书，然后夸夸我。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回复“你有什么可夸的”还是“你还需要别人夸吗，自己也没闲住夸啊”。斟酌不出来哪句更厉害，且把两句都送给他了。

大概是很久没有混圈子了，原来一起写书的人现在还联络的寥寥无几，其中原因花样百种，比我有名气的有了更高级的圈子，名气不如我的吐一把酸枣，结婚的、生子的、出国的、深造的，反正大家都有各种合理的解释为何失联，我也有，我说我qq靓号到期了。

可是真的朋友总不会丢，至少在我靓号到期之前，我会记得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

因为工作关系，和杨兴也好久没联系。某一天，我突然讲了一句话，他两句话就开启了我熟悉的逗比模式，那种慷慨和义气的谈吐，会让人觉得，认识他真好。他从不打探我的稿费和发展，只问我过得好不好，从来只说，你开心就好。

或许哪天我稿费百万了他不知道，我穷困潦倒到去街边贴小广告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我很开心，他在远方，就会觉得很好。

一个作者，文如其人，他这么好的人，故事也一定不差。

当初我们就说好了，以后他出书了，我写序；等我的书不用漫画当封面了，就用他的照片。

他先一步，我却一直没写出能配得上他逆天又文艺的美男子容貌的故事（这么夸你到位吗？）。

唉呀，我一看居然到了一千字了，那我不编了，夸自己我都没使这么大劲，祝大家用餐愉快，且吃一把好狗粮。

——原成（原城）

M

S

C C

G

## 第一章

### 故事的开始我对你依旧心动

烈日灼灼，空气中热浪波动，撕扯着远街的景致。

黑色奔驰内冷气十足。江暖灵动的眸子扫了一眼窗外无精打采的绿植，好看的眉头慢慢紧锁起来。

司机转过头，微哑的声音中透露着恭敬：“小姐，我们到了。”

他下车为江暖打开车门，撑起遮阳伞。江暖扯开长及脚面的裙摆下车，肌肤上的最后一丝凉意被热浪卷走。她抬眸看向律所的巨大招牌，转头对司机笑道：“你在车上等我吧，我自己一个人上去。”

律师是好友米雅静为她介绍的，据说是雅静的法学院高才生学长，这两年盛名满城，风头正足。

她需要一名优秀的律师，更需要一位低调且靠得住的律师。

深色的木制办公室大门略显厚重，推开后，房间内沁人的冷气溢出来，夹着淡淡的清新香气。

宽敞的室内铺散着明媚的日光，丝丝缕缕缠绕在办公桌前的男人身上。

他伏案低头，专注于自己面前的工作，并没有注意到江暖的存在。

G 直到江暖礼貌地敲门，他这才抬头看过来，黑发黑眸，显得整个人清澈又锋利。他沉默地打量她，嘴角微抿。

“陆律师你好，我是雅静的朋友。”江暖的声音温和美好，望着他时目光清澈明亮。

陆天逸不动声色地看了她两秒，原本想站起来的身体再次放松靠回椅子上，手指缓缓在面前的本子上有规律地轻轻敲着，眼底闪过一丝疑惑，声音冷冷的。

他淡漠地反问一句：“江小姐？”

江暖怔了怔，点了点头，带着天然波浪的长发从耳后滑过，垂在她的脸颊旁边，被这样强势地反问，她显得有些无措。

长达半分钟的沉默对视，陆天逸的眼神好像一把刀一样将江暖钉在原地，让她不自在极了。

陆天逸睫毛微扇，眼底的疑惑渐渐凝成一股怨恨。他敷衍地勾了勾嘴角，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你好。”

细凉的指尖被他浅浅一握，江暖垂下眸子，道：“你好，那个……我要离婚，所以想咨询一下……”

“离婚？”陆天逸低声打断她，眉头几不可察地轻挑，嘴角泛起一抹讥讽的笑容，“原来，江小姐已经结婚了。”

江暖点了点头：“我想请你帮我查明白，我……丈夫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江小姐，您好像还没有了解过我，或者说，您不了解一个律师的职责。”她的话再次被陆天逸打断，“要找人调查你丈夫，可以下楼左拐去隔壁大楼七层找私家侦探。”俯身靠近江暖，嗅到她身上清淡的颜料香气，他又慢慢直起身，道：“重点是，由于我的个人问题，我对你的离婚官司并不感兴趣。”

江暖觉得不可思议，这人也太狂傲、太目中无人了，好歹她也是他的学妹介绍来的。她皱了皱鼻子，平静道：“陆先生，如果是因为费用的关系，我们可以商量。”

陆天逸的目光即刻凉下来，一字一句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江小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只会用钱打发人吗？”

“这么多年？”江暖错愕。

陆天逸随手按下桌上的通话键：“秘书，送客。”

江暖抬手摁住陆天逸手中的电话内线，目光灼灼，又带着疑惑：“陆先生，我不明白。”

陆天逸的目光几不可察地落在轻放在自己手背的嫩白小手上，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江小姐，这世上你不明白的事情多了去了，你要是什么都能明白，也不会找陆某去调查你丈夫的事情。”他抽开手，自然地往椅背靠去，“而且，江小姐，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江暖眉头轻蹙，暗道：真是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她想要拂袖而去，但是眼前这个男人不仅有雅静的一层关系在，更重要的是他在业界的名声。她婚姻出现裂痕的事情千万不能传出去，而眼前的男人，她直觉他是信得过的。

“陆先生，可能刚才我说话的方式有不对的地方，但是……”

陆天逸的目光越过江暖，落在她的身后的秘书脸上，声音冷淡道：“还愣着干什么？送江小姐下楼。”

“你……”

江暖气恼地回到车内，一言不发，也不让司机开车。

临近午休时，她见到陆天逸挺拔的身影正迅速走向离她不远的越野车。

她勾起嘴角，拍了拍司机的座椅：“跟上那辆白色路虎。”

江暖一直跟着陆天逸的车来到郊外新建的私人小区，她和她的黑色奔驰，在这干净空旷的马路上无所遁形。

江暖眼睁睁地看着他下车，看着他修长的身影越来越近，直到他做工讲究的西装出现在她的车窗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袖口随着抬起的手臂更加向她靠近。他用修长的手指敲了敲车窗，蹙眉看着她。

江暖有些心虚地降下车窗，冲陆天逸尴尬地挥手：“Hi.”

陆天逸微微弯腰向她靠近，距离近到她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卷翘的

# 迟暮 迟色

M

归 G 长睫毛，浓密却又根根分明。

“江小姐，你是在跟踪我吗？”

他的气息和温热的空气一起扑面而来，江暖一下子脸红起来：

“啊？你说什么？”

陆天逸皱眉：“江小姐，听力不好可以去看个耳科，我是律师，不是医生，你用不着一直跟着我。”

江暖皱了皱鼻子：“律师的嘴都这么毒吗？离开了法庭就不能正常地说话了？”

“不能！”陆天逸直起身，丢下两个字，扭头就走。

她打开车门，提着裙摆去追陆天逸。他很高，腿也长，走路很快，她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

“陆先生，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可以道歉，但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陆天逸闻言停了下来。江暖没反应过来，冷不丁撞上他的后背，发出一声低呼：“哎哟！”

她揉着有些发红的鼻子，哀怨地看着他的后背。

陆天逸转过身，冷着脸道：“鼻子不是整容整的吧？幸好，看起来没坏，不然我还真怕你这种人品的女孩子会讹诈我一笔不菲的赔偿。”

江暖目光严肃至极，牙齿咬得咯吱响。

陆天逸继续冷着脸，面无表情道：“江小姐犯不着在心里骂我，陆某不接你的单子，并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也希望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江暖不解，即便第一次见面他对自己的印象不好，但看在雅静的面子上也不应该这么冷言冷语。她叫住陆天逸：“我在今天之前有得罪过你吗？你刚刚说什么几年前……我们以前认识吗？”

他向她靠近，步伐缓慢，却带着一股瘆人的气息。他前进一步，江暖就有些瑟缩地退后一步。

陆天逸勾起嘴角，恶作剧般地把江暖逼到路边的柱子旁。他右手撑在柱子上，把江暖围在其中。他猝然低下头靠近江暖。江暖瞪大眼

睛不敢呼吸，她感觉陆天逸微长的睫毛几乎要碰到她的脸了。

“想知道？”

江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却因为陆天逸离她太近，她一点头光洁的额头就碰到了陆天逸的薄唇。

陆天逸感觉一股电流从江暖的身上丝丝缕缕地传到自己身上，仿佛细软的羽毛来回不断地拂过心尖。他用力地咬了下自己的舌尖，闪电般地弹开。

他气息微乱却故作镇定：“江小姐这是打算色诱吗？”

江暖回到家的时候还是有些心不在焉。她回忆了很久，还是想不起来曾经到底什么时候得罪过陆天逸。

左彭泽有些慵懒地靠在深棕色的真皮沙发上，说话的语气淡淡的：“今天去哪儿了？”

江暖心头一惊，有些心虚地看向他。男人没有抬头，依旧翻动着手里最新一期的财经杂志，好看的眉毛微微上扬，模特般的双腿自然地交叠着。江暖心想，他是真的好看，即便没有那件事，自己应该也会喜欢上他吧。

良久都没有听到江暖回答的左彭泽抬起头来，目光温柔：“想什么呢？”

江暖回过神，微微一笑：“刚刚在想白天跟雅静一起看上的裙子，买蓝色好还是白色好。”

左彭泽不疑有他，依旧淡淡地说：“犹豫的话就都买吧。”

江暖在他的身边坐下，双手自然地环住他的右手，歪着头，轻轻地靠在他健壮的手臂上。

左彭泽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轻轻皱起，他放下手中的书，反手拍拍江暖的肩膀：“玩了一天累坏了吧，去洗洗，早点儿休息。”

江暖神色一黯，她抬头，看着左彭泽的侧脸：“那你呢？”

男人不着痕迹地抽出自己的手臂，身体往江暖相反的方向挪动一步：“你先睡吧，我再看会儿书。”

# 迟暮 迟色

M  
归 S  
G

她点头，准备起身，左彭泽又嘱咐道：“对了，睡了就把灯关了，

我晚上在客房睡。”

卧室的门被轻轻地关上后，他怔怔地看着雕花的木门，神色时而温润，时而柔情，时而狠戾。良久之后，他才放下手中的书，深深地叹了口气，起身离开客厅。

江暖是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的，她睁开眼睛的时候下意识地朝身边看了一眼，却并没有看见那个人。她呼出一口气，在心里安慰自己，反正这两年他除了新婚之夜躺在身侧，其他时候又何曾出现过。

她觉得自己跟左彭泽根本就不像夫妻，更像是在同一间屋檐下合租的两个点头之交的朋友而已。

她伸手抓过床头柜的手机，电话那头一道低沉慈爱的男声响起：“暖暖啊，是爸爸。”父亲的声音驱散了她心里的失落。

江暖直起身靠在床头：“爸爸，你怎么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

江爸哀叹一声：“这嫁出去的女儿就连泼出去的水都不如，也不知道回家看看将她辛苦地拉扯大的老父母。”

江暖被父亲刻意的语气逗笑：“好了，我晚上就回来看你们。”

江爸这才笑出声：“算你这小家伙还有点儿良心。对了，记得把左女婿也带回来，我还等着跟他喝完珍藏的那瓶红酒呢。”

江暖停顿一下又扯开嘴角，应了声“好”。

打开门的时候闻到一阵烤面包的香味，她穿着拖鞋挪到厨房。

左彭泽随意地套了件纯白的短袖，下身是浅灰色的松垮短裤，他正低着头，认真地翻着锅里的煎蛋。

他抬头看到江暖站在面前，冲她温柔地笑了笑“起来啦，快去洗脸，早上煎了你最爱吃的鸡蛋。”

清晨柔和的日光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洒在左彭泽微笑的脸上，那一瞬间江暖有些恍惚。她心想，也许他只是有什么原因不愿意行夫妻之实，但应该是真的爱自己的吧。

至少他看向自己的目光，一如既往的温润如水。

吃完饭后江暖半倚在沙发上，看着正在厨房忙着收拾的左彭泽。这一刻她想要抛开之前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还在懊恼昨天竟然还去见了律师。

左彭泽从厨房探出一个脑袋：“大老远就看见你撇着嘴，想什么呢？”

江暖立马端正坐好：“没想啥，我爸让我们晚上到他那儿吃饭。”

左彭泽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老爷子想你了啊，早就该回去看看二老了，都怪我太忙了。”

江暖嘟嘴：“才没呢，老爷子就惦记着你上次带去还没喝的那瓶红酒，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拉着你一块回去。”

左彭泽放了司机一天假。他侧着身子替江暖扯过安全带，刚洗过的头发带着一股好闻的香味，丝丝缕缕地钻进了江暖的鼻腔。

江暖恶作剧地揉了揉他的头发，他低着头的身子重重地一颤。江暖愣住了，有些胆怯地问：“你是不喜欢别人揉你头发吗？”

左彭泽抬头，眼里是化不开的柔情。江暖疑惑地看着他，只觉这种眼神除了那天迷糊中好像出现过，之后便再没见过他这般地看向自己。

可是刹那间，左彭泽的神色就恢复了正常：“不是，我们走吧。”

江家的别墅在郊外一处很安静的小区，即便上了高架也要近一个小时才能赶到。房子是江暖选的，她的母亲睡眠一向很浅，在市区的话很容易被夜晚街道的汽笛声惊醒，醒来之后又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江暖心疼母亲，硬逼着一家人住在远离尘嚣的郊外。只是江暖嫁给左彭泽之后，因为工作原因很久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二老即便想念她也不大见得到。

这会儿江暖回来，她的母亲卫雨珍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忙活，亲力亲为地洗菜煮饭，一直忙活到中午。

她下车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江临站在门口等她，她小跑过去给了江临一个大大的拥抱，语气亲热地喊了声“哥”。

# 迟暮 迟色

M  
归

江临严肃的脸上露出一抹少有的亲昵的笑容。卫雨珍轻轻地拍了下江临的肩膀，佯装怒斥道：“你这小子，江暖不在的时候整天板着个脸，搞得一家上下每个人都像欠你几百万似的。这江暖一回来，你倒是笑得跟朵花儿一样。”

江暖在一边乐呵呵地笑，卫雨珍哼了一声：“笑，你还有脸笑，我都以为你忘了这个家呢。”

江暖撒娇地摇晃着卫雨珍的手臂：“妈……我想你还来不及呢。”

江妈故意板着脸，但眼底的笑意还是出卖了她：“算你还有点儿良心。”

这时左彭泽从后备厢拿出一大袋东西走了过来：“妈，您别怪暖暖，是我忙，没空常带她回来看你们。”

一行人进门的时候江爸早已经坐在餐桌的主座。前几年的江爸因为做生意，身上总是充斥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息，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如今的他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老人了。

“爸，我回来了。”江暖坐在他的边上，甜腻腻地冲着他喊道。

“饿了吧，快吃饭。你妈从早上就开始忙活弄了这么大一桌子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什么国家领导人来了呢。”

卫雨珍斜眼：“老头子你也别光顾着说我，自己这嘴巴倒是快咧到天花板了。”

江暖很开心，这种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

江爸给江暖夹了一筷子菜，然后对旁边的用人吩咐道：“你去把上次姑爷带来的那瓶红酒拿过来。”

酒过三巡，左彭泽起身：“我去洗手间。”

江临抬头看了他一眼，也站起身来：“一块吧。”

“男人上厕所也要拉帮结伙吗？”卫雨珍疑惑地问江暖。

“妈，就你没个正经。”

从江家的厨房走到厕所要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除了几幅江爸从世界各国搜罗来的名画，其余的几乎都出自江暖之手，从

她青涩的年少时期一直到被称为“水彩诗人”之后。

“你看这幅画，是暖暖十五岁那年生日为自己画的自画像。”江临停下脚步，指着挂在整面墙正中央的一幅画，画中是个穿着白裙子，站在花丛中的小女孩。画风清新，也有些幼稚可爱。

左彭泽也随着江临的目光看到墙上，眸中眼波流转，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江临见左彭泽没有反应，顿了顿，又低声道：“你们结婚将近两年了。”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左彭泽点头。

“你爱暖暖吗？”

左彭泽沉默，两个男人相对而立，江临略微高出他半个头，此刻江临的问话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

左彭泽笑了下：“当然，不然我怎么会跟暖暖结婚。”

江临眯起一双细长的眸子，有些危险的意味：“可我觉得你不喜欢暖暖。”

左彭泽仍旧在笑，他靠近江临缓缓地开口：“怎么，我不喜欢暖暖，难道你喜欢？”

江临瞬间双手握拳，身体紧绷：“你娶江暖的目的，你以为隐藏得很好吗？”

左彭泽眼神一黯，放在腿侧略微颤抖的双手显示出他的不安：“目的？”

“你是左氏集团的私生子，不是吗？”

左彭泽神色一怔。“是又如何？”他退后两步，直视江临，“我是私生子没错，但不代表我不爱暖暖。”

江临怒极反笑。“你可能不知道左家的情况。”他看着左彭泽，将拳头放松又紧紧地握住，接着又说道，“你难道不知道暖暖的父亲这么多年来都在跟谁斗吗？”

“正如你说的，我是私生子。我从出生就被赶出了左家，我从小到大都跟着母亲生活。我的身上除了我的姓，没有一样是左家的。我

# 迟暮 迟色

M

归 G 是不是私生子和我爱不爱江暖并没有半分关系。”

“可我看出来江暖并不幸福。”

“她幸不幸福，并不是你一个外人能看得出来的。”左彭泽毫不畏惧地针锋相对。

“外人？我是她哥，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哥哥！”

左彭泽冷笑一声：“哦？亲哥哥吗？别以为我不……”

话音未落，江临的拳头就砸到了左彭泽的脸上。猝不及防之下，他闷哼一声，踉跄着摔倒在地。

江临俯身抓住他的衣领，神色冷厉，高高地扬起了右拳。

“住手！”江暖尖叫一声，小跑着冲了过来。

她一把推开江临，扶住左彭泽的手臂。

“暖暖，他一直在骗你。”

“骗我什么？我只看到你打他，要不是我过来看看你们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来，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

江临本来不是个多话的人，此时的他更不知道该说什么，眼底充满了不甘和懊恼。

“还疼吗？”

左彭泽摆手：“没事，刚跟哥有点儿误会。”

江临神色阴冷地站在一边：“我不是你哥，这个称呼可不敢当。”

“哥！”江暖不满，“两个大男人，有什么不能好好说，非要动手。”

“我们回去。”江暖小心翼翼地扶着左彭泽起来，头也不回。

江临看着他们的背影，郁闷地站在原地，却突然看见地上的一样东西，神色平静，薄唇轻启：“东西掉了。”

江暖回头，看到地上敞开的暗灰色的钱包。她松开左彭泽的手，小跑回去，弯腰的时候还抱怨般地瞪了江临一眼。

暗灰色的钱包安静地躺在地上，正好敞开着，落入江暖眼里的是张小小的相片。相片中的女孩黑发如墨，目光流转，眼睛好像会说话。这是一张有点儿泛黄的照片，不过却保存得很好，可以看出它的主人对它的爱惜。